



春花  
◎朱晋

## 赞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

◎张万成

新楼胜境美如画，  
老院乔迁簇新家。  
有恙来此三分消，  
妙手更驱七分邪。

白衣仁术诚可赞，  
天使仁心情无涯。  
护佑百姓得康健，  
耄耋期颐共品茶。

(注:郭沫若曾戏称八十八岁为米寿,九十八岁为杂寿,九十九岁为白寿,一百零八岁应为茶寿,‘茶’应解为此意。)

紫琅诗会

## 太平老街

◎陈健全

长沙,“屈贾之乡”“楚汉名城”“潇湘洙泗”,从前与无锡、芜湖、九江并称中国四大米市,如今还是时尚的媒体艺术之都、网红城市,好玩的去处无数。其中,最让我流连的要数太平老街。

湖南的秋天,温润的暖风吹得游人醉。柑树、橘树、桂花树和着湘江的风,带着馥郁的香气,拂过沧桑的老街。老街的中心,是太傅里贾谊故居。打开心绪的伞,徜徉太傅里,能听见先贤深情的长吟、后世无尽的咏叹。这里,原名濯锦坊,相传屈原流放期间曾在此濯纓——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纓”。到了公元前177年,因汉代政论家、文学家贾谊担任长沙王太傅,又名太傅里。

想起中学时代背诵过他的杰作《过秦论》,拜谒贾谊故居是必须的。一丛幽篁前,一口两眼水井,深不见底,涟漪微微激起的波光,犹如它主人的眼神一样清冽深邃。北魏酈道元《湘水记》载:“贾谊宅中有一井,谊所穿,极小而深,上敛下大,其状如壶。”2000多年岁月了,不知多少文人墨客为之怀念与凭吊。唐代诗人杜甫来到长沙,曾写过一首题为《清明》的诗,中有“不见定王城旧处,长怀贾傅井依然”之句,后人便称此井为“长怀井”。后来题咏者不绝,有韩愈、贾岛、杜牧、李商隐、刘长卿……

井边,还有贾谊坐过的石床。他来这里有一肚子的积郁,想起沉在汨罗江里的屈原,写下《吊屈原赋》,“……国其莫我知兮,独壹郁其谁语?风飘飘其高逝兮,固自引而远去”。有天夜长枯坐,一灯如萤,却听得扑刺刺一声,窗外飞进一只猫头鹰。猫头鹰是恶鸟,他作了《鵬鸟赋》,“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。忧喜聚门兮,凶吉同城”,沉郁中又投射出生命的达观与通透。

深宅的檐头生出了苔色,连树上的鸟儿,都少了几分喧嚣,多了

几分闲淡,像一首久远的歌谣,于时光深处轻轻吟唱。因了屈原、贾谊,太平老街的长度,也不再是三百多米,而是悠悠两千载。一条文脉过来,醇厚得就像街上雨洗过的麻石一般鲜明。

院内是经世的学问与诗文,而院外,则是热火朝天的人间烟火气。从“挤密阿密”的人潮,便知“文和友”长沙油炸社的臭豆腐与火宫殿的同样无法抗拒。烟火升腾,滚烫的油锅如试炼场,烈焰如歌,香气四溢。看那翻腾着的食材,不只满足口腹之欲,更是追逐热烈人生的滚烫灵魂。分毫不差地把握火候,辅之以秘制配料,成就炸物的馥郁浓厚。“一炉旺火,鼎沸豪情,成就滚烫人生;起伏之间,张弛有度,纵观人间百态。”不愧是“屈贾之乡”,连门前的广告语都令人激赏。又一家“老口子”的摊子,也有一手绝活。一双手布满老茧和皱纹的手不停地搓捏着米粉团,压扁、入锅、滋滋作响,浮起、出锅、入铁网上沥油、装碗,用多少料、放多少糖、烧多大的火、炸多久,尽在师傅的调控中。这就是著名的湘风小吃——糖油粑粑。光是看,就让人垂涎欲滴:光亮、细腻、圆润、丰满、柔嫩,吃起来是“湘”当有味——甜蜜蜜、热温温、软糯糯的,且带浓郁的桂花香气。后来有天在火宫殿听说,在长沙吃臭豆腐是品历史文化,而吃“性感的糖油粑粑”则是品青春生活。我想,长沙人吃出这种情调,真是食中寻乐,远超捕食充饥的境界。

酒香氤氲,引人纷至老戏台边的“承源百年古酒馆”。“人生几何,对酒当歌”,橙黄色的灯影下,纯酿的米酒——原味、荞麦、肉桂、玫瑰、茉莉、桂花、菊花甜糯酒……营造着令人不醉不归的倾城之欢。街上,排长队买奶茶的摩肩接踵,店面多为“茶颜悦色”。路过小神闲茶馆门口,两个小情侣捧着奶油

堆雪的幽兰拿铁,操着东北话,兴奋地说:“太好了,终于喝到了传说中的茶颜悦色啦!快!拍照,发朋友圈哦……”这让我想起网上的一个调侃:“这个国庆长假,我在朋友圈里去了42次长沙。”有人说,游客在朋友圈晒打卡的频率,决定了这个城市是否够资格扛起“网红”这个贴标。显然,长沙是满满的够格了。

太平粮仓、乾益升粮栈、利生盐号、洞庭春茶馆等一片片老字号目不暇接,一家家不知道年代的银器、书画、古玩、黑茶、捶糖等店铺引人驻足。银饰店的师傅,淬火着日子里的酸甜苦辣,用心传承着祖辈留下的技艺。望城剪纸,一刀一剪穿插纠缠,意象万千,心手相忘的娴熟技艺赢得阵阵喝彩。

老秤店的一杆人体秤,形似藤编竹篮,引得游人惊叹不已。75岁的非遗传承人文志飞很健谈,“人心准,秤才准,喜欢的事情就要坚持到底。”对非遗传人素来敬重的我,不由与他攀谈起来。谈起做秤,爽朗的他如竹筒倒豆:13岁跟父亲学习做秤,15岁出师。从安化来闯长沙,于20世纪80年代末,把自家的杆秤店搬到太平街上,任凭岁月更替,只专注在店内刨、打、钻……一心一意做好一件事,如是匠心让人感怀。算结缘吧,我选了一杆戥子秤留作纪念。

从紧挨秤店的小巷子进去,别有洞天,是网红打卡地——太平里文创社区。老旧的糖酒厂重生了,衰落中生长了新的故事。一楼的前行美术馆,楼上的人文咖啡馆、独立设计工作室、非遗体验馆、失恋博物馆、潮玩打卡点等,别出心裁的“洋意子”迭出,有一群“好抖坤”的年轻人在玩剧本杀。

绵延千年的太平老街集探古、寻味、创新于一身,从中可以看到一座城;一座城,可以说浓缩在一条街。

走马天下

## 弹道

◎彭常青

岁月  
流金

“距离100米,目标胸环靶,卧姿装子弹!”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,一堆油光锃亮的子弹被压进弹夹,我们齐刷刷以俯卧姿态进入射击靶位。“哗啦啦”枪栓一响,子弹已经上膛,整个动作行云流水、一气呵成。

“沉着冷静,发挥最好的水平!”赛前连长的叮嘱言犹在耳。我深吸一口气,把枪托抵紧肩窝。随着一声闷响,弹壳从枪栓一侧飞蹦而出,一股火药味弥漫开来。抬眼望去,只见红色报靶杆呈扇面在靶标前飞舞——“10环!”

开门大吉,我心头一阵狂喜!

靶场位于无遮无碍的开阔地带。不同的是,平日的训练场一夜间成了龙争虎斗的校军场。微风吹过,一阵新翻泥土的气息和着田园野草的清香扑面而来。身下浸染过我无数汗水的泥土,以及泥土上爬行的蚂蚁、蚯蚓和昆虫,早已熟悉我的体味。在酷热难当的季节里,它们见证着我每天披着朝霞而来,踏着夕阳归去;目睹我肿胀化脓的肩窝,如何一次次结痂,又一次次被枪托磨破。

都说神枪手是子弹喂出来的,此言不虚。为备战此次全团射击比武,我们几个被连队推选出来的射手,起早贪黑在靶场强化训练了一个多月。时值盛夏,骄阳似火,地面上的草皮和枪上的金属件被晒得滚烫,一不留神,就能烫出泡来。身体趴过的地方,寸草不生,泥土被磨得溜光。

连长说:“全团那么多连队,高手如林,丝毫马虎不得。”而我,作为一名刚下连没几天的新兵披挂上阵,除了荣耀,还有压力。

一个多月的强化训练如同一场没有尽头的考验。肩窝被磨成马蜂窝,结痂速度赶不上被反复磨破的速度,不时有血水渗出,每打一枪都钻心的疼。可是我不能停下,不能退却,这是成为一名优秀军人的必经之路。

夏日阳光热烈且无情,身下的靶位像巨大的烘焙炉,脸颊被烤得火辣辣生疼,豆大的汗珠不住往下淌,流进眼里、嘴里,又咸又涩。身下的泥土被汗水浸泡,有些湿滑,紧张和压力让身体不住颤抖。站在看台上的人们只能看到我们浑身湿透,却无法体会此时我们内心燃起的火焰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密密匝匝的枪声不绝于耳,子弹穿透空气发出尖锐的呼啸,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。比武进入胶着状态,命运全在指尖掌握。我调整好心态,屏气凝神稳住枪面,紧盯弹着点,不断修正弹道,越打越沉稳。一颗颗子弹克服阻力,迎风飞行,准确命中目标。每一发子弹都是自己无尽努力的结果,也是作为一名军人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与承诺。

一番鏖战之后,终于赢得最后胜利。这次比武不仅是一次荣誉的争夺,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站在领奖台上,感受荣耀喜悦的同时,清醒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,更加坚定了成为一名出色战士的信心和决心。

我深知,我的军旅生涯正崭新启程,未来还有更多挑战。在这条充满荣耀与使命的道路上,我将一往无前,以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,绘就自己的理想弹道,书写辉煌的人生篇章。